

導 讀

一、《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來歷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以下稱《靈妙真經疏解》)係一部有關道教修心煉性的清代道經。據經文說，斗姥元君(經中尊稱為先天斗帝，以下稱斗姥)和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以下稱呂祖)於嘉慶初(大約在三年至八年間，1798–1803)在北京一個奉祀呂祖為主神的乩壇——覺源壇上降示了這部經典。《靈妙真經疏解》起首收有一篇〈讚偈〉，云：「本壇恭逢斗帝聖誕，舉行慶祝典禮，幸蒙慈照，普被恩光，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九品。」

《靈妙真經疏解》包含兩個主要的部份，「斗姥降經」(以下稱本經)和「呂祖疏解」(以下稱疏解)。本經共有九個章節，由斗姥於九月初一日至九日，即九皇寶誕的慶祝期間，敕令紫微星君(斗姥元君的次子)降示予覺源壇弟子，目的是希望在壇弟子能夠繼承天仙派修煉金丹的傳統，並能以此真經廣化度人。至於「疏解」部份，則是

出於呂祖的降示，為本經的每章內容進行梳理解釋，使經文的旨意更加清晰明白。大概而言，《靈妙真經疏解》每一品的結構是以斗姥降示的經文為先，隨後就是呂祖的疏解。

由於降經發生在九皇寶誕慶祝期間，《靈妙真經疏解》的整體結構以朝禮斗姥的儀式作為框架。因此，在第一款《緣起品》出現之前，起首就是朝禮斗姥，內容有：1. 香讚、2. 至心皈命禮、3. 讚偈、4. 頌揚先天斗帝圓明道姥天尊寶誥。在九品經文完結之後，就是朝禮的收結部份，包括：1. 至心皈命禮、2. 收讚、3. 三皈依、4. 頌揚紫微星君寶誥。《靈妙真經疏解》的特色之一是每一段朝禮的節次之後都配有呂祖的疏解。最後，《靈妙真經疏解》收錄有覺源壇弟子蔣予蒲(1756–1819，字元庭，道號惠覺，又號夢因和廣化子)¹所撰寫的〈後跋〉。

現存最古老的，且可相信是《靈妙真經疏解》的祖本被收入由蔣予蒲於嘉慶八年至十年(1803–1805)編纂及刊刻完成的《呂祖全書正宗》卷九上。《呂祖全書正宗》共有十七卷，卷首收有十九篇〈序文〉、〈弁言〉或〈後跋〉，並有〈凡例〉、〈呂祖寶誥〉、〈本傳〉及《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從卷一至卷十六，《呂祖全書正宗》共收錄十八種道經，包括：(1)《十六品經》、(2)《天仙金華宗旨》、(3)《同參經》、(4)《五經合編》、(5)《呂帝文集》、(6)《呂帝詩集》、(7)《金剛經註》、(8)《道德經解》、(9)《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

純陽呂祖天師疏解》、(10)《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11)《呂子易說》、(12)《〔鍾呂〕傳道集》、(13)《天仙金丹心法》、(14)《玄宗正旨》、(15)《禪宗正旨》、(16)《十戒功過格》、(17)《聖蹟紀要》、(18)《語錄大觀》。

《呂祖全書正宗》卷九上、下合收了「斗」、「雷」二經，前者即是《靈妙真經》，後者是《玉樞寶經》，而這兩經都有由呂祖降示的疏解部份。卷九起首收錄有浮邱仙祖和覺源壇掌壇真人柳守元真君各自為合收斗、雷二經所撰寫的〈弁言〉和〈原起〉。例如柳真君〈原起〉云：「斗與雷為上天主宰之至尊，更為玄門功修之至要也。是編合斗雷二經為一，即具有玄功無上秘意。」²不過，由於本書白話註譯僅以《靈妙真經疏解》為主，因此之故，不收錄這兩篇〈弁言〉和〈原起〉。

據筆者所知，目前僅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有嘉慶版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³關於覺源壇刊刻該書的背景及經過，柳守元真君在其〈《全書正宗》總序〉中說，嘉慶三年(1798)冬開始，他奉呂祖孚佑帝君之命，出任覺源壇「掌教之師」，「重訂《全書》」，並蒙帝君之允許，由其所推薦的覺源壇弟子蔣予蒲來總承主編工作，而其他同門弟子則分擔校訂、召集刻印工匠、聯繫等不同工作。所謂「重訂《全書》」之說，是指重訂舊本《全書》(係指另一部《呂祖全書》，稱《呂祖全書宗正》)，⁴並重新編輯出一部新本的《呂祖全書》。

覺源壇弟子在嘉慶十年之後又進一步編纂《道藏輯要》，這是清代道教最重要的一部道經叢書。從近代道教的發展史來看，嘉慶二十年(1815)由覺源壇完成編纂、刊刻的《道藏輯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雖然歷代都有編纂《道藏》，但自明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編成《大明道藏經》及萬曆三十五年(1607)續編了規模較小的《大明續道藏經》之後，再未出現由官方發起、主持編輯的《道藏》。清代嘉慶年間，覺源壇編纂的《道藏輯要》正代表了一部建立在明清以來呂祖扶乩信仰基礎上的新道藏經。

日本大谷本《呂祖全書正宗》完全沒有提及孚佑帝君已命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事。因此可以確定，《道藏輯要》的編纂工作最早應該是繼《呂祖全書正宗》刊行之後，即嘉慶十年以後才得以開展。湖州金蓋山龍門派第十一代道士閔一得(1758–1836)在道光十六年(1836)前刊行的《古書隱樓藏書》中所錄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裏，提及蔣予蒲曾經打算用金蓋山龍嶠山房所傳的《金華宗旨》來替換之前已刊行的《道藏輯要》本(《道藏輯要》本《金華宗旨》與《呂祖全書正宗》本相同)；但是，後來「〔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送板歸南，而〔蔣〕先生又北上，卒於京師」。⁵另根據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錄蔣予蒲的一條資料，稱：「河南元庭蔣公以嘉慶二十四年，卒於京師，遺命葬杭州」及「公(蔣元庭)挈之(即其子)來南，寓杭者三年。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祝嘏，入都患瘍，卒年六十有五。」⁶

據此可知，蔣予蒲曾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攜其子移居杭州三年，等到原來存放於北京的《道藏輯要》經板送至蘇州之時，⁷蔣予蒲又返京慶祝嘉慶皇帝六十歲大壽，不久便在北京辭世。

據意大利道教研究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1962–2011）的研究發現，現存共有約二十部嘉慶本《道藏輯要》，它們被收藏於中國大陸、臺灣、日本、法國及美國等地的大學圖書館及漢學研究機構。⁸其中，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的一套《道藏輯要》收載有兩篇序，分別由大羅領班蘇朗真人和鍾離權降鸞寫成，都有提及覺源壇弟子奉孚佑帝君之命編纂《道藏輯要》之事。蘇序稱：

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代天宣化，變現十方，綱維三教。凡所著述，一字一言，胥玄府之總持，大羅之密諦。今乃囊括後先，條貫今始，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經之典要，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付諸剞劂。⁹

作為「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的《道藏輯要》，收錄了二百八十五種道經，按二十八星宿字號分為二十八集，其中《靈妙真經疏解》收錄在斗集一。比起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只收錄了十八種道經，《道藏輯要》所收的道經總數當然是更為龐大，涵括的道經範圍更為廣泛。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說《道藏輯要》是覺源壇弟子在《呂祖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編纂的結果，同

樣繼承了該壇的天仙金丹信仰和志向。換而言之，《呂祖全書正宗》成為編輯新的標準《道藏》的動力和基礎。

特別要指出的是，本書註譯所依據的《靈妙真經疏解》的底本乃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現藏的一套嘉慶版《道藏輯要》。

二、清代覺源壇的天仙派信仰和金丹性命修煉

按照元代已經確立的全真教的教祖傳承譜系，呂洞賓是全真教五祖的第三人，先由太上老君開始傳授與全真教之始祖東華教主少陽帝君王玄甫，東華帝君傳正陽帝君鍾離權，正陽帝君傳孚佑帝君呂純陽，孚佑帝君傳海蟾帝君劉操，海蟾帝君傳重陽帝君王重陽。¹⁰ 例如元朝全真教道士苗善時（活躍於1324年）所撰《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即把呂純陽塑造為繼承全真教道統的仙人：「〔呂純陽帝君〕繼嗣玄元道統，名襲紫府仙宗，為天人聖師，神化無方，隱顯莫測，豈可以常賢聖共語哉。」¹¹

然而，以覺源壇為代表的清初以來由呂祖扶鸞信仰弟子推動的《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刊刻運動，卻是在全真教呂純陽祖師的道統傳統以外發展出來的道教一脈。除了覺源壇，尊奉呂祖為扶鸞始祖的，有蘇州玉壇、江夏縣涵三宮、湖州雲怡草堂和雲巢精舍等呂祖乩壇。¹² 它們都存在於全真教傳統之外，並建立起以呂祖信仰為中心的宗教信仰徒社團。因此，《呂祖全書》及《道藏輯要》所

收入的呂祖道書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裏的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在各地的呂祖乩壇，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分子以非常投入的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以信仰呂祖扶乩的信徒為核心成員去撰寫、編纂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嘉慶年間覺源壇《靈妙真經疏解》正是在這種呂祖扶鸞信仰的基礎上誕生。

覺源壇（又稱大覺法壇、第一覺壇及第一開化壇）是由一群在北京城熱衷於呂祖扶鸞信仰的高官文人合力創立的呂祖乩壇。以蔣予蒲為首，其成員弟子的背景具有兩類官僚身份，包括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旨編纂《四庫全書》時所設置的繕書處分校官，以及主管江南或河東河道系統的大臣。可見，在嘉慶時期，呂祖乩壇信仰確實已在這群清朝官僚之間傳播。呂祖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說：

吾有鸞化之地，必無不傳之文。茲覺源本壇，前此分傳，疊誌之遺文，重加遴選增益。起於本歲首夏，竣於孟冬。雖百餘日，而吾弟子柳守元等董理護持，俾功成全備。……夫成斯集者，奉教弟子惠覺（蔣予蒲）、法嗣恩洪、大固（金光悌）、志秋（范鏊）、通仁（賞錯）、德明、大器、志喜（徐震）、志卓，均照例備，附載於篇。此為序。¹³

關於「覺源」一詞，據《呂祖全書正宗》可知約有兩個意思。其一，覺源壇弟子恩悟所撰的〈《全書正宗》後跋〉

稱：「孚佑帝師之慈悲濟度也，讚莫能窮矣。飛鸞行化，誓願度人。凡數千百年，壇地遍寰區。壇地以七覺為最著，京師首善之地。覺源洪，開斯土，啟後人。」¹⁴這是從京師的地理位置來說，由於此乩壇創立在京師之地，因此具有覺世之源，大啟後人的用意。其二，呂祖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則解釋說：「滴滴歸源，乃為正覺。」¹⁵呂祖在《靈妙真經疏解》亦說：「覺是天地朗，源從萬派清。」這都是從覺源壇的正統性來說，即覺源壇是千百餘載以來，呂祖降鸞的正宗之壇。所以呂祖的鸞序說：「是為千百餘載，千百餘壇，歷來所傳之真印，今乃可名以正宗。」¹⁶

關於覺源壇創立的具體歷史，由該壇弟子恩悟所撰的〈《全書正宗》後跋〉稱：「歲屬戊午(1798)，大壇重啟，其奉恩命，如宏教真君為斯壇掌教宣秘，慈悲上接帝師。」¹⁷據此，覺源壇於嘉慶三年之前已經創立了。其弟子相信該壇就是天仙嗣派的第一覺壇，且為天仙派始祖呂祖降經的特別鸞壇，例如志秋稱：「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孚佑帝師，天仙之始祖也，宏教恩師，天仙之二祖也。」¹⁸並且呂祖為天仙派傳有二十字的派詩，志秋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說：

因思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必有留傳字句。詢之惠覺，蒙敬述云：昔聞有二十字曰：寂然無一物，妙合於先天，元陽復本位，獨步玉京仙。¹⁹

在《呂祖全書正宗》裏，覺源壇弟子經常自稱為「天

仙嗣派弟子」，並且強調他們所學的金丹修煉屬於「天仙之道」。例如蔣予蒲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自署為「天仙嗣派者廣化弟子惠覺」，並稱：「謹按此經，乃性命兼修，天仙之嫡傳。」²⁰道光十一年（1831），湖州金蓋山龍門派道士閔一得刊行《古書隱樓藏書》，共十四冊。第五冊收有一部《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提及：「蔣元庭侍郎纂刻呂祖天仙正宗內集。」²¹閔一得把《呂祖全書正宗》與覺源壇弟子的基本信仰——呂祖天仙信仰聯繫起來，這是正確的解說。覺源壇弟子的基本信仰的確建立在金丹修煉之道之上，且相信修煉金丹之法是由呂祖開示給弟子昇天仙的覺路。例如，《靈妙真經疏解》稱此「金丹妙典」為「於古今第一覺壇，傳古今第一道典，誠天仙家金丹秘寶真傳」。²²所謂金丹之學，即是指修煉性命的內丹道。根據《鍾呂傳道集》成仙之說法，仙有五等，即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和天仙。²³修煉金丹者相信修真者若能結成金丹，即可昇為天仙。覺源壇弟子志喜（俗名徐震）撰〈《天仙金丹心法》後跋〉，稱：「《悟真篇》曰：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是天仙之道，非金丹不能成；金丹之妙，非天仙不能得知。」²⁴另一位覺源壇弟子志秋（俗名范鏊）堅信這種天仙金丹的信仰，稱：「嘗聞金丹之法不明，則天仙之道不顯。天仙者，就五仙而言之，則為最上之乘；就專派而言之，則為妙道之統。」²⁵在《呂祖全書正宗》中，覺源壇弟子強調他們所學的金丹修煉之法屬於「天仙之道」。守壇真人吳鳳洲稱：「所謂天仙法，無一非金丹法耳。」²⁶

覺源壇相信修煉金丹可返天仙，且認為該壇，一方面是承接舊有「南北二宗」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該壇是直接由孚佑帝君開啟的「天仙派」，在「南北二宗」之外。所以，覺源壇弟子志超稱：「我孚佑帝君直紹心法，廣集大成，開南北二宗，彙儒釋一貫。而金丹啟派，接引天仙。」²⁷「南北二宗」即是指道教自宋元以後在內丹心性修煉的兩大宗派——以北方王重陽創教的全真教為首的為北宗，而以南方張伯端為祖師的內丹修煉學說，則稱為金丹派南宗。²⁸覺源壇提出該壇乃孚佑帝君另外直接降鸞而開啟之鸞壇，其派則稱為天仙派，孚佑帝師為其始祖。提出這種呂祖天仙嗣派信仰的目的，是為了說明覺源壇弟子不僅定位其壇為天仙金丹派，並且該壇是繼承南北二宗之後的「正派」，同時又能接引呂祖性命修真之學的「正旨」、「正傳」和「正宗」，這即是所謂「嫡嗣分南北，天仙肇本原」的意思。²⁹

三、《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內容旨要

除了首尾的朝禮和收結，《靈妙真經疏解》共有九品，各品對道教修心煉性這個題旨的闡釋環環相扣，層層提升。蔣予蒲的〈後跋〉總結了這九品的內容關係：第一章〈緣起品〉是靈妙的根源所在，第二章〈持心品〉是靈妙的關鍵之處，第三章〈解脫品〉是靈妙的彰顯，第四章〈精進品〉是靈妙修煉的功夫，第五章〈布施品〉是靈妙運

行的方式，第六章〈離欲品〉是靈妙的孕育過程，第七章〈清淨品〉是靈妙明朗清淨的境域，第八章〈煉虛品〉是靈妙的玄妙變化，第九章〈超昇品〉是靈妙得以圓滿修成的境界。蔣予蒲認為在其平實簡易的文字之中，《靈妙真經疏解》一一指出了道教心性修煉而致玄通微妙的真正功法，使人人都能修持《靈妙真經疏解》，從而直接修煉成天仙，滌除此前丹家喜用譬喻、辭藻深邃難解的積習。

在下文中，筆者將嘗試概括《靈妙真經疏解》九品的思想內容，使讀者先對該經有一大略的了解，然後閱讀經文和譯文，就更能領略全經對心性修煉的精闢啟示。

第一章 〈緣起品〉

〈緣起品〉是《靈妙真經疏解》九品經文的開始。紫微星君在第一品就清楚地說，天仙派弟子要恪守與生具有的靈性，長久崇奉斗姥並堅持修煉，以圓明大道作為清淨的根本，體察此中玄妙高深的內涵，從而達至內外皆通的境界。依這樣的修煉，一同參證的弟子就可共同歸入天仙派中。

呂祖的疏解強調，天仙家道法的功用在於度化世人，這也是紫微星君奉斗姥之命，在古今第一道壇覺源壇降下這部可稱為古今第一道典《靈妙真經疏解》的意義所在。

第二章 〈持心品〉

若要修成天仙，首先要復歸本原，即持守本心。「持

心」的關鍵訣竅是保持內心的寧靜，同時要嚴謹專注、堅持不懈、張弛有度地持守，並保有赤誠的至意，從而在習靜中攝取真精，得觀本象。

呂祖在疏解起首就說：修道不外乎修心，修心之外無法求道。因此，修心是性命雙修的入門功夫。持心是區別神聖與凡俗的第一大關鍵。

第三章 〈解脫品〉

〈解脫品〉補充〈持心品〉，說明持心的難處。由於人心最為靈妙，因而最難控制，也最難降伏。若能遵行第二章〈持心品〉的指點，即可降伏心性，恢復其靈妙狀態。但若仍未能持守本心，就應通過修煉解脫之妙法，來達到降伏心性。

呂祖的疏解清楚地指出，我們澄明的本心容易被塵世所窒障，而且「日入日深」，解脫非易。因此，修煉弟子必須要用極大的願力超越自身的處境，通過自我參悟，而從塵世的窒障裏獲得解脫。若能做到，就像得到玄元的靈妙之楔，一下子打破窒障，豁然開朗。

第四章 〈精進品〉

承接上一章，若求得從塵世的窒障裏獲得解脫，仍然只能靠自己精進修行。所以經文說：沒有任何向外緣求的方法，唯獨靠自己精進修行。修煉者須要克服積習，時刻保持清醒，省察自身，其要訣在於本心瞭然、目標明確、專心誠意、持續不斷。

如何可以真的做到精進修行，這品經文指出了一個很具體的方法，即是：要獲得真的修煉功夫，必須拷問真心，要做到沒有什麼喜好和追求比真心修道更為重要。此外，心生慚愧、內疚、悲傷、畏懼等情感，亦能鞭策勉勵自己，從而堅定信念，加倍努力。

呂祖的疏解概括說，這一章談論的是精進的功夫，全部在於克服、去除舊時熏染的積習，控制降服自己的身心，以靈妙明淨的寶鏡，返照省察自身，時時刻刻保持清醒機警，邪魔外障自然能夠祛除。

第五章 〈布施品〉

這章指出心懷大願，樂善好施，未必能有機會從凡塵中解脫。〈布施品〉借用《金剛經》指出要明心見性，不能執著於外相。執著於外相的布施（外布施），未能達到靈妙布施這一至高境界。反之，經文一方面指出六根布施的觀念，即是不要讓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遭到蒙蔽。另一方面，從人身來說，三寶才是修持靈妙的真正所在，因此，修煉者必須全心全意地珍惜護持精、氣、神三寶。

從道教性命修煉的原則來說，布施（內布施）的關鍵為內裏修煉，既不會因外物而失去，又無所牽絆。因此，要得道只能通過自己的修持。內中得道，不會因外物而喪失，而附著於外物的道，一鬆手就會失去。

呂祖疏解說，〈布施品〉所強調的不落空、不住相的道理正是點出靈妙道教能與佛法相契合的原因。道之妙

有與佛的真空是共通的。至於布施的玄妙，更是在於通達上界之後，漸漸進入玄妙元始的境界，是為修仙的真實前程。

第六章 〈離欲品〉

紫微星君說，人的身體容易生病衰老，但人的真性——根本心性不會離散。但是眾生的真性如同寶珠、古鏡，若不受重視就會被塵垢掩蓋，就如同它被埋沒在淤泥之中。這些塵垢淤泥即是束縛本心的欲望。要想恢復真性，就要遠離欲望。

修煉離欲的關鍵在於綿綿不斷、不疾不徐的修道功夫，而且要做到六根清淨、毫無掛礙，畢竟天理與俗欲的界別只在分毫。離欲的意義在於能通澈天人之間的根本奧秘，這亦是修煉者成為仙佛的關鍵。

呂祖的疏解說，遠離欲望對於修煉心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關口。因為，但凡一切日常百態和世間俗情以及各種愛慕和因緣，只要稍稍一動心，就已經是所謂的「欲」了。完全遠離欲望就能保全真性，亦能達到寂靜清和、虛無廣遠，與宇宙萬物渾然一體的玄妙之境。然而，要成仙成佛的關鍵處仍然在於首先從自己的身、心中尋求道的本原。

第七章 〈清淨品〉

承接前一品所說，人身累積的業障累及心性，原來清淨的本體沾染了塵世污濁，各種愛欲蒙蔽了明朗的本

性。若不清理，越積越深，難離束縛。但是遠離欲望的修行之路仍然落在凡塵俗世中淘洗鍛煉，恢復清淨自性。

〈清淨品〉非常清楚地說，修煉清淨之境並非指環境，也不僅指沐浴齋戒身心。如果找到正確的修行方法，也就處處是清淨真境了。否則，即使在深山古洞也是無法獲得清淨。清淨真境是指通達虛靜，無所滯礙，無為無爭，歸向本心，直證大道。

呂祖的疏解說，在覺源壇已經設置了清淨法筏，等待尋求飛渡之人。飛渡並不難，不過是始於持戒，而終於了悟清淨自性而已。

第八章 〈煉虛品〉

道教的根本及諸種性命修煉的法門之源，在於「煉神還虛」。「虛」包含、孕育了所有物象。仙家所煉的炁超出五行之外，是宇宙元始之初的一點靈光，是太和至真之炁，並無實體。每個人都有精、氣、神三寶，均秉承一元之炁，三寶的本原也就是炁，修煉三寶最終歸於煉虛。

煉虛的關鍵在於洞悉各種物象幽微靈妙的本質，掌握「虛」中化育萬物的玄妙變化，亦須堅持不懈，渾然不著於物象，任其自然發生。

呂祖疏解得更清楚，道教講靜，而佛教講止，其實靜與止是一回事。為何呢？一切都是心造就的，而心本虛無，並無實體。將心修煉得虛無，就離道不遠了。呂祖說，煉虛是天仙派隱秘的法門，是修成大羅天仙的捷

徑，是萬古以來的真宗。煉虛而歸於本原，與道合一，內丹也就煉成了。

第九章 〈超昇品〉

收結全經的〈超昇品〉，並不是指修煉的功行，而是一種修煉境界。超昇之後的境域，一片光也能在頃刻間照耀萬丈，邁一寸步亦能躍入天上。抬頭即見高高的玉京山，舉步即可與諸位仙人同列。

人比物類更有靈性，在於本原中的一點靈光。通過煉虛逐漸回歸本真，上下貫通，除去魔障、疑障、理障、文字障和身心障等五種障礙，繼而通達天玄、地玄、法玄、道玄和玄玄這五玄。由煉虛而化神為虛，就可以超昇並接近大道了。

呂祖總結《靈妙真經疏解》說，整部真經由紫微大帝陳述，先天斗帝下令演繹。這部精深玄妙的典籍將萬古長存，是天仙派的秘傳珍寶。若人人都能遵守奉行，那麼獲得濟度的人將無窮無盡，而覺源壇福澤綿遠，法派庚續不絕。

黎志添

撰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室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註釋

- 1 蔣予蒲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進士，並獲翰林院庶吉士頭銜。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被任命為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至嘉慶二十年(1815)，官至內閣學士兼倉場侍郎。參〔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稿》，卷94，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第146冊，頁140, 160–163。
- 2 〔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嘉慶藏本，卷9，頁4上。
- 3 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頁101–149。
- 4 關於清代四部《呂祖全書》的刊刻和流布，參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頁183–230。
- 5 〔清〕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清光緒三十年〔1904〕，金蓋山純陽宮藏板，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第5冊，頁3a。另參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第3期(2010)，頁17–27。
- 6 〔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94補錄，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146冊，頁183, 187。
- 7 莫尼卡根據閔一得〈尹真人東華正脈皇極闡證道仙經序〉中的記載：「今幸《闡闢經》訛本，未纂入《道藏》。《金華宗旨》訛本，雖入藏，而板存姑蘇，取以重梓，亦自易易」(見《古書隱樓藏書》，第6冊，頁1b)，認為蔣予蒲於嘉慶二十一年南來杭州的同時，就已經把《道藏輯要》經板送至蘇州存放。見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19。

- 8 Esposito, Monica.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1 (2009), 131–133.
- 9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卷1，蘇序頁6a–b。
- 10 〔元〕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制詞〉，《道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5冊，頁704。
- 11 〔元〕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1，《道藏》，第5冊，頁705。另參森由利亞：〈《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に見る全真教の特徴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9期(1992)，頁31–47。
- 12 莫尼卡在〈一部全真道藏的發明：《道藏輯要》及清代全真認同〉一文，頁319已經提出以下問題：「尊呂洞賓為始祖的蔣元庭及其扶鸞壇同伴可否稱作『全真教信徒』？」
- 13 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35a。關於大固(金光悌)、志秋(范鏊)、德明、通仁(賞錯)、志喜(徐震)、志卓、大器等覺源壇其他奉教弟子的歷史身份考證，特別是他們與四庫全書繕書處的密切關係，見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收入岡崎由美編：《中國古籍流通學の確立——古籍流通古籍する・流通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頁341–344。
- 14 〔清〕恩悟：〈《全書正宗》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62a。
- 15 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35a。
- 16 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34a–b。
- 17 〔清〕恩悟：〈《全書正宗》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

- 祖全書正宗》，卷首，頁62a-b。
- 18 〔清〕志秋（范鏊）：〈《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2，頁67a-68a。關於覺源壇的天仙派傳統，參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第98號（2001），頁41；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收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東京：臨川書店，2007），頁248-249。
- 19 〔清〕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2，頁67-68。關於覺源壇的天仙派傳統，參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頁41；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頁248-249。
- 20 〔清〕蔣予蒲：〈《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2，頁22a-b。
- 21 〔清〕閔一得訂正：《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收入閔一得編纂：《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頁22b。
- 22 〔清〕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9，頁4b。
- 23 見《傳道集》，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1，頁2a。《鍾呂傳道集》云：「鍾〔離權〕曰：『地仙厭居塵境，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厭我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而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見〔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1，頁5a。
- 24 〔清〕志喜（徐震）：〈《天仙金丹心法》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2，頁122a。
- 25 〔清〕志秋（范鏊）：〈《天仙金丹心法》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2，頁120a。

- 26 〔清〕吳鳳洲(託)：〈《十六品經》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6a。
- 27 〔清〕志超(吳璫)：〈《十六品經》後跋〉，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9a。
- 28 例如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版)，下冊，頁269云：「道教自宋金以來，鍊養派分南北宗。南宗昉於宋張伯端。北宗即全真教，始於金王哲。南宗先性，北宗先命。南宗諸家撰述見洞真部方法類所收《修真十書》。北宗諸家集，多收入《太平部》。」筆者註：陳國符說：「南宗先性，北宗先命」，疑有誤。
- 29 見《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24a。